

80版·小说馆 ①

一个因自己的过去而感动不已 / 因自己的现在而失望不已 / 因自己的未来而恐慌不已的大一女生 / 向你讲述她的感动 / 失望 / 及恐慌。

湿润的眼睛

予心 / 著

予心：女，生于80年代，北师大艺术系二年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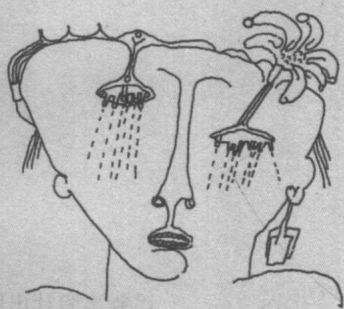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80版·小说馆 ①

湿润的眼睛

予心/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湿润的眼睛/予心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5
ISBN 7-105-04508-6

I. 湿… II. 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04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址: <http://www.e56.com.cn>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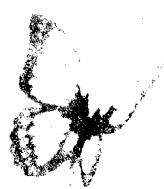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6.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我会的——这是我对那一双双湿润的眼睛许下的诺言。我会的——就算我不快乐，就算我很颓废，就算我被成功抛弃，就算你们在某天早晨一个接一个地离我而去，我仍然相信我会……仅仅是为了追悼那些我花样年华里已经失去或者已慢慢失去的纯白色的东西。



虽然我深信自己不过是暂时借住于这个繁华大都市的过客，但是我明白，生活不会因为我懒洋洋的心情而吝啬，它同样会给我一些红色和灰色的故事。我用平和的心态等着，等着那一个个故事像家乡的漓江一样，淌过我的生命，浇灌我的灵魂，我会认识很多的人，也会被很多的人认识，我将要成长，我正在成长。

我没有理想，没有动力，可是我偏偏崇尚坚强和信仰，羡慕那些没有的东西，那些东西吸引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活下去的所有意义就是去寻找它们。而同我一样如同幽魂的人，我藐视他们，他们是爬虫，是废物！

我喜欢这个世界，它让我常常感动，所以我的眼睛是湿润的。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最爱，没有什么事物让我能激动不已地去为它奋斗。

∞
版
·
小说馆
①

湿润的眼睛

80版·小说馆①



《湿润的眼睛》是一部反映当代大学生成长过程的“心灵史”般的校园小说。作者从个人经验出发，用当下最流行的细腻、率真、偏执、敏感的叙述方式，将以作者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生的感情与生活、理想与追求呈现给读者。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智慧、勇敢、真挚，他们忧郁却又比父辈更加成熟，甚至偶尔表现出一丝圆滑和世故；他们困惑，却无一不比别人更加自信，甚至略显狂傲；他们孤独，却以此为荣；他们信奉自由，他们富有爱心却又对外界异常冷漠。作品并没有刻意通过简单的方式去表现这些，而是将个人的思考和感悟随意地糅合在里面，因而作品读起来十分朴素自然。



ISBN 7-105-04508-6



9 787105 045082 >

ISBN 7-105-04508-6/I · 1008

(汉 218) 定价: 16.80 元

1

我的高中班主任说：“高考是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虽然刚刚过去一年，我却记不得自己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狼狈的模样了。40℃的高烧几乎抹杀掉我对高考三天全部的记忆。只有两条腿晃晃悠悠的样子残存在大脑皮层的某个皱折里——老爸驮我去医院打点滴，我无力地垂着脑袋，看见自己的两条腿像电视里心理医生手里摆动的催眠物一样，晃啊晃的……

考完了，我把老师推荐的几所大学的名字写在签上，拿起笔筒摇几下，师大就从里面蹿出来套住了我以后至少四年的黄金岁月。

生命本来就是场玩笑或者说是赌博，无法预知未来使我们产生对明天的好奇而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假设一个人大致上晓得以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么他不是走向死亡就是步入麻痹。当那个和我同学一年的女生确信自己

在明天肯定拿不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以后，她在信息台公布高考成绩的前一天从六楼跳了下去。遗书上，她写道：“复读了两年，看来这次还要继续复读下去，老在过高三，过得我都腻了。”消息上了电视，我边吃着老妈做的炸鸡翅，边看着屏幕。当那张布满黑色血迹熟悉而陌生的扭曲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呃——”的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贡献出来给土地老儿。可悲的是，成绩公布，她的分数竟然超过本科线十来分……

到北京读书不是我原来的愿望，我最初想上中山大学，因为做饭不亚于一级厨师的姨妈住在广州，然后我想到重庆读大学，因为暗恋的学长考到那里。后来在我的签条里，地处重庆的所有大学都没有写进去，高考前几天和那位学长的一次长谈像把斧头，把我心中的他的形象砸个稀巴烂，我的初恋也就此画上句号。

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李阿姨给我的第一印象。她是我老妈的表妹的朋友的高中同学。中国人的劣性之一就是——要办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还是芝麻绿豆大的琐事），总想方设法找点亲戚朋友帮帮忙，垫个底才放心。

李阿姨是个看上去很传统的女人，一身棕色的带旗袍式样的时装，端庄、大气。说话的速度很慢，细腻而温柔。长发整齐地盘在后脑勺上，不施粉黛，眉目清秀。

我在她家里住了一个晚上。没有多余的床，她在为我

打地铺的时候不忘说一句：“这羊绒地毯是八千块从新疆买的，纯手工制作。”她那五年级的女儿媛媛接着说：“很贵的哦，不要睡坏啦。”

那个睡在“八千块钱”上的夜里，我很不舒服，想起离开家那天，忘记给家里那只叫“讨嫌”的猫买干鱼。不知道我不在家的日子，她会不会受到老妈的虐待——老妈“讨嫌”她，老妈不喜欢一切需要用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的动物，包括小时候的我，她把我放在外婆身边，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老妈一直有太多的事情要忙——夜大，考会计证书，和贪污、渎职的上级对着干，被迫停薪留职，办服装厂，还有同老爸吵架。

由于睡眠质量不好，第二天注册，我不是很进入角色。只感到各种各样的脸撞击着我的视觉。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和印度神话里的魔毯一样，把我运到陌生的城市，丢在一个十几平米屋子里，在这个小屋子里，我要和三张陌生的面孔朝夕相对四年。

我讨厌北京，它给我表里不一的感觉，先是把那么宏伟的西客站建筑群展现在我的面前，紧接着是正儿八经的长安街，还有刚刚包装好的西单，可是越走进它，越看清它窘迫的真面目，西四店面后的老平房，积水潭那条黑麻麻的护城河，有不同面孔的人却同样熟练地吐着口水和“操”，穿着印有“××大学”的字样T恤的书生和一眼就能辨出身份的游民毫无感觉的擦肩摩踵，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和暧昧的酒店招牌重叠在一起。北京是个有博士文

凭的暴发户。我读不到博士，有限的能力也决定我永远发不了财，所以我和北京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也许我更适合去西安或者上海读书。

梁眉也讨厌北京，她是我的上铺，一个来自沈阳郊区的女生。开学的头一个月，她每天都用泪水悼念那永不回来的高中生活。一个长相平凡的女生在十九岁之前就制造了三个爱情故事——不是这个女生太前卫而天生一副对付异性的手腕，那就是她太懂得自作多情。梁眉偏向于第二种。

女生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最善于编制爱情故事来自欺欺人，特别是貌不惊人的女生，因为这个时候性别意识已经觉醒得比较成熟，她需要异性的爱慕来肯定自己的魅力，提升自己的性别优越感和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越是很难得到异性关注的女生越是张大了眼睛来寻找躲在暗处偷看她的男生，当你不经意瞟她一眼，惨了，你这是对她秋波暗送，当你不小心对她微笑一下，完了，你已经对她情深意切了。所以，哪位男生要是不想惹是生非，就不要主动招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她对你的感觉会持续一生，要是你留给给她的是梁眉对第一任男友那样的印象还好，搞不好莫名其妙你就变成了陈世美，遗臭万年自己还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由于高中住校，封闭的学习环境和单调的娱乐方式，使情窦初开的梁眉更敏感地注意到教室里错综复杂的眉来

眼去。对于她在睡前津津乐道的恋爱故事，我都腻味了，那个当她抽屉里的抹布破了一个洞都及时管换的高中男友形象，在我的心里老是模模糊糊的，既然爱得要死要活，为什么当梁眉说“配不上你”的时候，他连一个解释，一声挽留都没有就另寻别欢了。她拿出他的相片，我发现那个温文尔雅的男生竟然扣错了扣子！站在他身边的梁眉还笑得像打官司的秋菊。

梁眉的多情在她向姜克借书时得到证实，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善于使用眼神的女生，可惜单眼皮给她的眉目含情大打折扣。我站在她身边有点不自在也不耐烦，她用一种我在寝室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柔媚语调说话。我看得出她想和姜克多谈些时间，很知趣地说道：“我先回去了。”

姜克马上叫住我，急忙给梁眉答复：“明天就把巴赞的《影视美学》拿给你们。”从一个“你们”而不是“你”可以知道：这位相貌不凡的北京男生对梁眉完全没有兴趣。书借到以后，我帮梁眉读完了，她像在菜市里挑青菜那样随便翻了两页就再也没碰过它。

刚刚开学，每一个社团新贴出来的招新海报都引得新人类趋之若鹜。新生就是这样，希望马上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子，定好目标，安排一下富余的时间，然后大展鸿图。可我是个例外，在五花八门的海报面前，我无动于衷，原因很简单，我讨厌成群结队地过日子，加入

一个集体就意味要多接受一箩筐的纪律束缚，又多承担一份推脱不开的责任，还要费心思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我不喜欢被别人管，也不习惯管别人，更不喜欢周旋于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读大学，又不考虑到家人的感受，也许我会到西藏或者内蒙古去作游牧民族的一员，那样比较适合我随意的天性。

我大学的班集体比高中时候的文科班还要比例失调，六十四位同学，男女生是一比四（师大的最大悲哀），从相貌上来看，男生的总体质量让我不敢恭维，似乎都很文弱，这是文科男生的通病。寝室长于西用地道的上海语调评价我们班的男生——“歪瓜裂枣”，这个精辟的总结让我笑得前俯后仰。

虽然一开始我就铁定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组织，可是这个初衷因为一件很偶然的事而改变。那天下了晚自习，我从教七楼慢慢走回寝室，路过邮局对面的公告牌时，看见一个男生在修改一张海报——把写好字的补丁贴在原来的错字上。由于路灯很微弱，又是隔着小路，所以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侧脸。当时，路上几乎没有人，他的动作很可笑，因为要修改的字在最上面，就不得不踮起脚干活，样子好像鸭子在跳芭蕾。我停下脚步，像在看马戏表演一样远远看着他。他很投入，等他干完以后，回头看见我，竟然大方地说：“对面的女孩，参加学生会吧，那是个集中全校帅哥与靓女的地方。”说完从容地走了。

我禁不住过去看了看那张海报，真的是学生会的招

新，脚一挪动，踩到了一些什么，低头看见一个黑色文件夹，拾起来翻阅，似乎是经济学的笔记，我抬头寻找刚才那个男生，已经不见踪影了。在第一页的最下面，有五行潦草的小字“你说/你就是那种人/我答/我就是这种人/于是我们背对着背离去”。第二页中间的空隙处——“你把背影叠成纸鹤/你要飘向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还撒下一连串响风铃的祝福/蓝天却映出你的泪光/我不敢向你挥手/我害怕你的回头/你需要的是温暖的春风/而我只是躲在桂花树叶后的毛毛虫/我们就像两个遥望的山头/一起重复那对恋人的情歌/当他们相依离去/我们就沉默着等待对方说些什么/也许这就是错过/如果你真的决定离开/把所有的恨意藏在打湿我头发的雨里/让它浇灭我心里的希望/让它凉透我的心。”

第二天，我拿着那本文件夹参加了学生会的面试。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被各种经济名词充塞的头脑，可以做出这样的诗，倒不是说文字的能力有多好，而是他在笔记记得如此清楚的情况下还能在脑袋里留出诗情画意的空间。两种矛盾的东西在同一个时刻不相矛盾地存在于一个大脑里，多么的奇怪而伟大。这也是当代大学生的优势和悲哀吧，懂得现实，却也不愿意放弃浪漫。可惜，我没有遇见那个男生，或者遇到了，但是没有认出来，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他的样子。

注定的，有的人和你只有一面之缘。尽管对方给你造成很深刻的印象甚至很大的影响。人无法安排自己的际

遇。命运里的偶然性成为幻想的翅膀，然而偶然发展成为必然只能在作家的小说里。现实其实没有浪漫可言，直到现在，留在我这里的文件夹还是没有人来认领。

虽然这样，我并没有后悔来参加面试，至少，岳佳走进了我的生活。

面试是在中南楼 144 室进行的，一个一个流进去，考官是学生会的元老。他们出的题目很老套，先是问我：参加学生会的目的，然后是对未来工作的打算。当考官问到：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同龄人如何时，我诚实地回答：当然要比他们好得多。她又问：那今后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你怎么办？我想都没想地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问话的两个漂亮师姐面面相觑，然后镇静地对我说：你可以出去了。

我走出来，一个排队时为了打发时间而和我聊天的河北女孩关切地问我：“如何？”

我说：“一般。”

她把准备好的一张纸条郑重地交给我，说：“上面有我的号码。”说完又递给我电话本和笔，请我在上面留下联系方式。出于礼貌，我完成任务一样地填写好。

一出中南楼，我顺手把纸条丢进垃圾箱里。她不及格是相貌和平庸的谈吐一点也不能使我产生与之交朋友的冲动。

老妈曾经不止一次批评过我以貌取人的缺点，我老是以孔子那句“食色性也”作为挡箭牌。其实，不是我死不

悔改，总觉得和从小学习画画有关系。我学的是花鸟画，无论是临摹还是写生，都是面对漂亮的事物，比正常小孩早些建立起来的更敏感的审美习惯，使我对表面的美丑有着更强烈的感情色彩。

原来以为面试结束，我就绝对没有后文了，谁知道复试的名单里竟然有我。扫兴的是复试简直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我敢打保票，没有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或者任何机关的领导者是做类似的试题而走马上任的。里面有奥赛的数学题（在做高考模拟考的时候做过同一道题目），蹊跷的化学题，还有文言文翻译，我一看卷子，马上想起不堪回首的高考，还有那战战兢兢的压抑的高三，郁闷！二话没说，我扔下卷子在众多目睽睽之下走出考场。就这样，我彻底成为校园里的“无政府主义者”。

没有想到两天后接到岳佳的电话，她邀请我到学三食堂吃晚饭。我直觉她被学生会收容了，哪里想到她是为了打听一些广西的高考情况。她坦诚地告诉我她有个广西的笔友，从初二开始通信至今，是个会写诗的男生，想到师大来。她说话的时候，只要我一直注视她，她的眼珠就在眼眶里滑一下躲开我的视线。我马上明白——他们不仅仅是笔友那么简单。

我单刀直入地问：“他是你男朋友？”

“不、不是。真的不是。”

“那你喜欢他？”

“嗯……”她摸了一下耳根笑着说：“是吧……”

我发现岳佳有摸耳根的习惯，说明她不是个处事不慌的女孩，需要用这样的小动作舒缓紧张的心情。岳佳的手简直是张小圆扇，手指很短，又粗，指甲宽大但是剪得很整齐。最要命的是她的脸就像面皮放好了馅被面点工把边沿拧合在一起——五官挤在一堆，在脸的四边节约出大量的平面。但是后来，我在不知不觉中原谅了她的相貌，有一个形容女生而在现实里的使用率几乎为零的词，可以贴切地用在她身上——纯情。我没有见过那么自然的女生，她羞怯的表情和拘谨的动作没有一丝造作的痕迹，她不善于撒谎也不善于躲避话题，她诚实、简单、善良，不设城府，不懂任何机巧的人际交往的手腕。

我言无不尽地说了对高考录取的了解。问她：“他在哪个地方读书？”

“南宁。”

“哦，是南宁二中还是南宁三中？”我以为他在重点学校。

岳佳摇摇头说：“他不是南宁市，在南宁地区一个叫浮水的县里。”

在我的脑袋里，浮水只和白头猴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一台播过一个专题片。可想而知，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山坳坳。我的心凉了半截，当我知道他以前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还在初三复读过一年后，剩下的半截也凉透了，心想：别说考到师大，就是考进北京任何一所大学多半都没戏。广西上重点的人基本集中在三个城市，其他地